



馬背上的夏天

李思瑤 汤珣 彭彦 李筱睿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馬背上的夏天

李思瑶 汤珣 彭彦 李筱睿 著

四个性格迥异，来自天南海北的人，
在这个夏天，聚在一起，
进入了一片她们未曾探寻过的土地，
写出了不同的支教感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背上的夏天:四个女孩三个夏天的支教纪实/汤珣等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153-2128-8

I.①马… II.①汤… III.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9883 号

责任编辑:彭明榜

策划编辑:申永霞

特约策划:李思瑶 东子

内文插图:王宇奇

装帧设计:王宇奇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01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20 印张 210 千字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36.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序

东子

在大理的风情岛上，我天马行空如同仙女儿下凡一般地活着。有一天岛主跟我说，你肯定跟我的女儿聊得来，她喜欢看你的书，她也是个能随便躺地上晒太阳的人。我们就一直没见面，互相在信箱里联络着。有一天，她写来邮件报了喜，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影视系了！在我印象中她应该是跟我一样是个学习不好的人，怎么一步登了天？！在我的追问下她才说，考试前一天，跟妈妈去雍和宫拜佛，都快出门了，又转身跑回去了一趟，她妈问她干吗去了，她说：“我刚才跟佛说的是大理话，我怕他听不懂，用普通话又说了一遍……”她真是个大理的孩子，一切都靠祈祷来的，一山一树在他们心里都是神性的。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钱粮胡同 32 号的美树馆，我正给《东游记》布展，她帮忙看了一眼就赶回学校熟悉新生活了。我们再见面是在后海冰上，她穿了一条单裤，大冬天的还说热，恨死我们了！

她的生活比我还风筝，也就是说比我还丰富，当她跟我说她在支教的地方把人打了翻墙连夜逃跑时，我真的觉得我开始崇拜她了。从小到大我就羡慕敢打架、能出手的人！我恨我自己的懦弱。这年头，敢做敢当的人不多，所以就把她拱手介绍给申大侠，在她的披荆斩棘下出落成一本能放在你面前的书。我们都可以去支教，但是不要去打架，打架的事儿还是让思瑶出头，我们只是坐在墙头上乐就够了。

冬天还没到太阳还暖和着，我要砌一个热炕过冬。思瑶跑来宋庄在地头儿帮我挖土，本来安排她来搬砖的，上午的活儿她中午才到。我给她写这个序是她挖土得来的酬劳。

序一

彭彦

全世界的民间谣传都指向 2012 的世界末日，而我在这这一年迎来生命的全新开始。因为他来了，他重新诠释了我生命的意义，虽然我从来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把他带到这个世界，就像我从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会和她们仨掺和着写出这本书。当然正如我的死党说：人生有很多事就是必然，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做就是了，不需要明白为什么。于是，我带他（我的小宝宝）来到这个世界，到现在他已有一岁半的年景，完全一副小恶魔的架势，精力无限，好乱动，好早起，好折腾，好咬人，好坏坏的笑，常常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态势。带他的时候，不是让你心碎得一塌糊涂，就是让你想死一百次的心都有，当然这都丝毫不影响我全心全意爱他的每一天、每一个微笑。有时候对于带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深感抱歉，这是个物欲井喷的年代，我爸不富裕，我更不富裕，因此他没办法做富三代或是富二代；当然作为给他生命的人，我倾尽所有也在所不惜，虽然不

能是最好的，但我希望是最适合他的。我已然是无法给他一个强大的物质人生了，想留些东西给他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我决定努力跟她们仨一起写这本书，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也许就此开始，当然也许就此结束。一切都好，总之我想为他留下一个强大的精神人生，我想让他知道我那么深深地爱他，那么认真地爱他。希望他在人生路上即使遇上不开心、不快乐、不顺利，都能像书中的孩子们一样向着阳光微笑。

序二

李思瑶

每次我催稿，彭彭永远首当其冲地鄙弃我，每次都免不了她一顿凶“我带儿子，忙！”“我要睡觉”“我要吃饭”。不过每次最先交稿的都是她，刚才上传到咱的群里，我打了一盆开水，一边烫脚一边看，要么是水太烫，要么是彭彭戳中我点了，我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们三年前建了个QQ群，群名儿叫“来稿出书小组”，里面住着忙着生崽彭，苦逼论文睿，稀里糊涂汤和思瑶，简直要弄晕你们。还住着我们大后方的陈爸、谢怡、小茜、mona……那个时候我们啥叫书都不知道，左一把右一把地写了无数策划书、计划书、成功后的海鲜大餐菜单儿。我拿着它们不知碰了几万鼻子的灰，现在彭的大宝都快一岁了，小睿早就是法硕了，汤汤东南亚游回来突然变成了大美女，我呢，已经被自己弄晕了，我们的故事也被你们大家伙儿带走了，都是好事儿。

其实，不像彭彭那样，我实打实是一财迷利诱的土霸王。当时有一出版社的人问我，你为什么想做这本书？我说：毕业好找工作，敲门砖。然后这出版社就成了我的一鼻子灰。后来东子妈妈给我引见了青年出版社的申大侠，感谢大侠喜欢土霸王。听我唠了一天嗑，出于对土霸王的好奇，她收下了我的稿子。我知道支教题材不容易出版。第二天她给我发一条短信：“稿子我看完了，感谢你们治愈了我。我们做一本好书吧！”

我活得简单，除了钱，喜欢的事儿就一件“纪录”。对我而言，纪录就是对体验和探索的一种分享。

我热爱群居生活，喜欢和朋友聊天，说些我的故事，再听听别人的故事。比方说，昨天我看一只恐龙在街上抽烟，就会想要告诉我的朋友，这就是我的纪录。

大学一有空，我就跑山沟里支教，来回坚持了三年。体验与城市大不同的生活，接触许多新鲜的事物。我怕自己时间久了会忘记，出于珍惜这样的经历，我用日记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这也是我的纪录。

后来和朋友聊天，支教时候的野外生活变成了一个必谈的话题，朋友们都对此好奇，我就一直在反复反复地和不同的人说，把自己都给说烦了，说得我都不想再说了。由于懒，我决定把日记整理成可读性较强的文章，然后做成集子送给朋友们，这样的话以后见面聊天我就先给他（她）一本故事书，欢迎分享，然后专心吃我的饭，

不用再说那么多话了。

整理文稿的那段时间，在她们仨的博客里也读到了她们的日记，大家眼里都有不一样的草原，万匹野马奔腾。后来，在我的万般威胁下，我们就开始一起整理文稿，我们打算做一本有意思的支教回忆录。

再后来有许多的朋友和它成了好朋友，有的朋友给它画画，有的朋友和它倾诉了人生的不愉快从此变得愉快，还有的朋友带它到更多的山区去支教，还有的朋友因此崇拜我们……我觉得这些是好事儿，想到就高兴。再后来，它要出版了，这就是我认为最高级的纪录。

还未毕业我被聘到了科学电影制片厂工作，干着和之前写书一样的事儿，拍下我看到的体验到的事情，通过纪录片频道告诉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我发现这个挣的钱比写书来得多。我轻松地付了房租，每天可以吃上二十八块钱一斤的虾和九块钱一斤的鱼，还能随便买喜欢的陶瓷碗。大家爱我，我爱我的工作，我的工作爱我的生活，都是好事儿。于是我选择了这份职业，我决定这辈子把它做好。

序三

汤珣

乔治奥威尔有一本书叫《我为什么要写作》，要写这篇序的时候，思瑶也问了大家类似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呢？彭彭说，这有什么好长篇累赘的，就仨字儿：我想写。

和思瑶不同，我鲜少说起自己的支教经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讨厌被误解的感觉。身为大都市忙碌的外企成年人，工作越久越有螺丝钉一样的存在感，即使很累却有责任不能松懈，很多人大概就是因为疲倦，所以才不再相信理想这种太过耀眼的东西了吧。去远方是理想，做好事是理想，快乐也变成了一种不可及的、把握不住的理想。我刚从山里回来喜欢兴高采烈地说我们的故事，可遇见的人们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充满怀疑，我还遇到一个酒吧辣妹款姑娘第一次见我的时候说：“我听他们说了，你是玩儿支教挂的吧？”“玩儿你妹挂你弟啊。”

即使有夸赞的人，我也觉得够夸张的。对于我来说，我根本不想听到“好崇高哦”这样的夸奖，我做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单纯到完全不想为了听到夸赞而讲起我的故事。

但是我想，一定能够找到和我共鸣的人。

写的过程中，虽然有熬过漫漫长夜的艰辛时分，有常常磁带卡壳一样半天咬不出一声的憋屎时刻，但那种想表达的欲望是真实而强烈地存在着的。在支教藏区，我带上了日记本，整个在山中的时间，因为舒服的得意忘笔，我大概只写了百余字。回到上海之后，我把整本日记本都写满了。那些时光中的细枝末节，我写了整整一本书那么厚。当思瑶说，咱来真的，真出一本书的时候，在藏区支教的一年之后，我又有了想把我们的故事再重新诉说一遍的冲动。

于是，我又提笔写了一遍。完全把自己的那一本日记丢到了一边。写的时候，像是穿过世界和时空的核心，寻找到迷宫最深处的巨大惊喜，迂回着重新抵达那些快乐的底部。故事还是同样的故事，时光还是同样的时光，一年之后的我，姓名不曾改变容貌差别微毫，可如今我写出了最好的故事。我想告诉所有人：大中午，山坡上，那个暴虐的夏天，忽如而至的倾盆大雨，你所能想象到的全世界最美的友善和爱，和所有热情洋溢的青春都在那里（这里）。

孩子们是我的小伙伴，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和我同行的人，是我并肩的战友，我们可以一同到达更远的地方。路上遇见的无数淳朴的人们，是这个世界如此美好的最会心的一笑。

序四

李筱睿

当思瑶提出把我们的故事出版成书的建议时，我没有过多的疑问和惊讶，尽管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异想天开的大难事，而我当时唯一的写作成就仅是小学时期在校刊上发表过一篇童话故事而已，可是因为有另外三个人给我壮着胆，我也就这么一边抖着胆，一边愉快地决定了和大家一块儿写。

理想总是焕发着闪闪的金光，然而现实却总是那把悬挂在脑门上，并在关键时刻狠狠砸下的小锤。我曾经幻想着我们的故事被一个又一个陌生人捧读的样子，然而面对着电脑却一个字也敲不出来，除了背负着“我们这是要出版成书，所以不能满篇跑火车”这个包袱外，更大的原因是此时的心境已经和故事当时完全不同了，叙述着那些故事的同时对以前的那个自己嗤之以鼻，这也是在写作过程中常发生的事，所幸的是最后还是在纠结和分裂中最终成篇。

我在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才找到了创作它的意义，期间不断地进

行自我否定的那个崩溃的过程让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这段时间的蜕变，关于我讲的那些故事，我知道以后会有人喜欢它，也会有人质疑它，就像成长的过程中遇到的那些惊喜和挫败，都是一段不可多得的经历，唯有怀着一颗感谢的心，去感受，去分享。



